

詩經毛傳補義

八

四二一三
465
17



門 12
465
卷 7

毛詩補義卷八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谷風之什 詒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

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頽，

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山巔

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章六句

案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生長之風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言風雨相感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相須而恩愛成也在將恐將懼之時維予與女獨受此難至于纔得將安將樂之日女奈何便轉棄予哉章鄭玄云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言風之焚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也卒章根絕曰死枝枯曰萎德恩惠也習習谷風及於崔嵬其所被廣矣然盛夏茂壯之時草木猶有萎稿者以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夫急則相求緩則相棄大德忽忘小怨必記友義安在天下俗薄朋友道絕悲夫

蓼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

蓼者莪匪莪伊蔚蔚牡莪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

維蠶之恥餅小而蠶大罄盡也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無父也

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腹厚也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

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案爾雅云蒿藋也嚴粲云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之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為蒿則麤惡不可食蓼蓼然莪

匪我伊蒿。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思父母之生我。其劬勞至矣。而不得終養。以報其情。有不堪哀者。故重言哀哀。以自傷也。**一章** 邢昺云。蔚。即蒿之雄無子者。也。故云。牡。蔚。蒿。蔚。皆其始生。為我。上章。匪我伊蒿。蒿。猶有子者。匪我伊蔚。蔚。則無子。蓋喻有我之如無也。**二章** 餅。疊。皆酒器也。鮮。民。謂寡弱之民也。古者無餘子。養其親者。免役。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疊者。也。餅。譬。則民也。疊。譬。則君也。餅之罄矣。維疊之恥。喻民之窮。則君之恥也。寡弱之民。從役。其生。不如死之久矣。其父母賴誰以活。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中心銜無涯憂。旋來。則如無所歸矣。**四章** 拊。循。也。畜。亦養也。育。覆育也。謂身體。之覆近。而愛育也。顧。旋視也。復。反復也。謂去而顧之。反復。不能暫捨也。出入腹。我。謂出。則目送。旋。則喜。接。出入。皆愛厚也。之。猶是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是恩。而其大如昊天。罔極。不知所以報之也。蓋罔極之恩。本難酬也。即雖得養。亦非報德。而况不得終養乎。**五章** 烈。烈。高峻嚴威之貌。故云。至難也。穀。養也。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以喻驅役嚴猛。號令急迫也。憑。高布威。其為逼遣亦甚矣。他得孝養。我獨遇害。此怨者之常辭也。**卒章** 卒。終也。不卒。言不終養也。前詳述父母罔極之恩。又後二章。為悲怨哀訴之辭。孀。孀。不絕其情。益悲。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

有饜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饜。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瞻。反顧也。潛。涕下貌。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

也。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

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舟人之子。熊羆

是裘。○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朝朝佩璲。不以其

百官。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跂彼織女。

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皖彼

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貌畢。所以掩兔也。

何嘗見其可用乎。○維南有箕。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

揭。大東七章。章八句。

案鄭玄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饗餼。以

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孔穎達云。主人供賓客。有禾

有米。此以盛于簋。故傳以為熟食也。禮通例。簋盛稻粱。

簠盛黍稷。周禮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凡

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棘也。

以棘為也。取其赤心也。君子小人。謂在位與民庶也。言

我也。我于大夫。言周之盛時。其待諸侯之客。簋飧棘也。

之設禮意殷勤如此。當是時也。周道平直。貢賦賞罰不

偏其君子履行此道。其小人瞻而視之。我從今顧視之。在前世過而去矣。潛然出滄。傷今不然也。先王之制。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是皆有常數矣。幽王政偏。使東國力疲不勝。役財殫不勝求。非獨譚然也。譚國在東。其受病最甚。故譚大夫賦此以告病焉。○**章**。杼機之持緯者。柚卷織者。鄭玄云。譚國無他貨。維絲麻爾。杼柚其空。則財殫矣。糾糾解見。魏風葛屨篇。葛屨夏屨也。行道路也。案詩言周行者不一。周南周行。謂周之列位也。鹿鳴周行。謂至道也。並見于傳。惟此章傳闕。而曰行。曰往來。則知此周行。周之道路也。言王政偏。賦役不均。凡貢賦無小無大。皆取於東。譚國杼柚為之盡矣。雖其公子。衣履不能順時。葛屨履霜。佻佻然奔走于周道。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蓋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佻佻於周行。則餘人可知矣。○**章**。凡諸服之國。厥貢有常數矣。此外有所徵求。非正供。譬如側出之泉。而又嚴矣。故以列沈泉興焉。寤歎與曹風下泉篇義同。念周盛時而歎也。言有列沈泉。無浸所艾之薪。浸之則濕腐。不

中用。大夫契契寤歎。哀我民人之勞苦者。欲周之無更殫殘之也。更殫殘之。則不堪罷弊矣。薪是所艾之薪者。尚意欲載歸也。哀我民人之勞苦者。可以使休息之也。此告病之辭也。鄧元錫云。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效也。當是時。即欲來憚人。豈有及哉。故九經於遠人於諸侯。曰柔曰懷。有以也夫。○**四章**。職主也。來撫勞也。傳訓勤勤。即勞也。采薇序云。林杜以勤歸。是也。言譚人主勞苦。而曾不見勞。周人衣服粲粲。而且逸豫。賤如舟人。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用於百官。而祿食。蓋東人困憊。雖貴者。葛屨履霜。西人逸豫。雖賤者。美服厚祿。皆言其不均也。○**五章**。漿水米汁相將也。佩璫。佩瑞玉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監視也。織女三星。跂然如隅也。襄訓反。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經星行天。自卯至酉。七次。是終日七襄也。晝夜循環于十二次。終而復反。故以反言之。言或有醉於酒者。或有不得一漿者。以喻小人祿食。而賢者不試也。佩璫鞞鞞。居其官職者。非其材之所長也。譬如維天有漢。仰監視之。有光而無所明。譬如

跋彼織女終日七襄而曾不能織而成章皆言徒有名
 位而無其實也。六章以用也。爾雅云明星謂之启明星
 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一星在
 東西而異名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
 此承續上章而言織女雖則七襄不能反報成章也。皖
 彼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也。啓明長庚不能續日為
 晝抹然天畢何嘗見其可用乎。但施之行列而已。卒章
 箕星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斗北斗也舌南箕下二星也
 詳見蒼伯篇揭舉起也斗七星四星為斗三星為柄秋
 時柄指西故云西柄之揭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糠
 粃維北有斗不可以酌酒漿徒存空名耳箕斗非徒存
 空名而已箕合其舌反若將有所吞噬斗西其柄反若
 將有所剽取於東也。蓋言佩璲在位非徒非其材而已
 又將有所害也。皆怨訴之辭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先祖匪入胡寧忍

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亂離瘼矣奚其

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

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廢快也○相

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速也○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

鷓匪為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鷓鷓也鵬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

淵處○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桋赤棟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章四句

案序云怨亂而不言所怨。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蓋下國構禍，征役屢興，大夫從役者怨不祭也。上篇言東國困于役，此篇言南國困於役也。滔滔江漢，可以見已。四月六月皆以夏正言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孝子感時而思祭也。禮卿大夫宗廟四時皆有祭，我先祖豈非人乎？宜祭享，今予不得歸，何為忍使予不得修子道耶？鄭玄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詆先祖朱熹從之。然推諸人情，既屬無理，即使有之，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不錄也。二章秋，日猶云秋時也。下冬日傲，此具與俱通。秋時涼風用事，百草俱病，亦孝子感時而思祭也。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况又遭亂憂苦，亦甚病矣。我其安得之歸乎哉？三章按此章全與蓼莪五章同，惟南山作冬日則烈烈，言寒氣嚴烈也。彼專言征役之嚴急，此兼有感時之意。彼專怨不得終養，此兼有思祭之意。言存者尚不得養，况祭祀乎？四章嘉美侯維尤過也。言山有美草，維生於梅栗之下，人貪取其寶，而踐害美草，以喻在位貪殘，富家小戶皆受病害也。然習為殘賊，曾莫知其

過也。五章相視也。我，我下國也。穀養也。言視彼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如下國之於周也。在位貪殘，我下國日構禍，何速能得養乎？六章仕事也。言滔滔江漢，其神足以綱紀一方，言能保有也。今下國諸侯力疲財竭，盡瘁以事于周，寧幾乎莫保有我土。此亂之所以興也。七章翰高戾至也。鱣鮪皆大魚也。言在位雖非鵬，雖非鳶，高飛至天，言貪殘而且有勢也。雖非鱣鮪，非鵬潛逃于淵，言賢者避亂而濩遁隱也。蓋貪殘得志，賢者潛遁上下失所，此其所以大亂而不振也。卒章山有蕨薇，隰有杞楛，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也。以傷人反不得其所，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孝子不得饗其親，故作歌以告哀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子有王事者，也。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溥大率循。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四牡彭

彭。王事傍傍。彭彭然不得息。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將壯也。旅

力方剛。經營四方。旅衆也。○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

國。盡力勞病。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

慘慘劬勞。叫呼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或

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案此首章上下四語與秋杜三章相襲。然彼出於上人。之閱慰。此出于勞臣之怨嗟。則興意亦不同矣。夫杞非

常菜也。陟彼北山。我采其杞。喻王之役使士子。朝夕從

事。非其常職也。王事無不堅固。久不得歸。使我父母憂

也。○章傳云。賢勞也。愚案此非訓賢為勞也。釋獨賢之

義也。言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也。此蓋本于孟子。孟子解

是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是加一勞字。而成其

義。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臣之

義。固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惟其役使不均。我獨賢勞。不

能無不平爾。○章嘉鮮皆善也。旅訓衆。衆力如目力耳

力。手力足力也。方剛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也。言四牡

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王其善我未老乎

善我方壯乎。謂我旅力方剛乎。何獨使我經營四方也。○

四章或有燕燕私居安息者。或有盡力勞病從國事者。或

乎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疚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

○無將

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案將扶進也大車平地載任之車此小人之所將也故以比小人祇適也大車所過塵必揚言無將大車適自塵汚其身以喻無將小人適自害累於己也蓋誤推說小人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債事乃思百憂適自病耳言無及也無思者至此無可奈何之辭也鄭玄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夫憂以生思思復生憂愈

思愈憂無以自解矣如在昏闇中而不得出於光明之道也韓詩外傳云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卒章鄭玄云雍猶蔽也重猶累也何楷云朱熹以為行役勞苦而憂思之詩則諷此詩真是將大車者所作殊可笑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芄野遠荒之地

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

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除除

陳生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虔心之憂矣新也

憚我不暇憚勞也念彼共人矐矐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覺歲聿云

莫采蕭穫菽憂促也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戚憂也念彼共人興

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日直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案周大夫遭時不偶役則偏苦行則過期然畏於得罪不敢懷歸此其所以悔仕也征行徂往也二月夏正建卯之月也離歷也毒言心中如有毒藥也共恭同共人謂温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言西征大夫困于行役乃呼天而訴之而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我行往西至于遠荒之地以二月初吉始出暑往寒來尚未得歸心之憂矣如毒在于心於是乃悔仕而進退既難念彼共人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欲去而畏離罪也首日月方除謂夏正十二月也是月也歲功終而將興故傳云除除陳生新也說者以與下文日月方奧殊時亦以為二月然除陳生新殊非二月之時候矣且建卯之月亦未遽奧也愚謂上章二月此章日月方除下章日月方奧各不同也蓋詩人互舉以記初行之時耳言去年十二月行役者今年二月三月行役者皆過期而不得歸也曷逮庶衆也矐矐反顧也譴怒罪責也言昔我西往矣日

月方除。逮云其還。歲聿云莫矣。是以去年十二月始行。今年歲莫乃得還也。古者行役不踰時。今則以匝歲為期也。我獨念之。我事甚衆。言王政不均也。心之憂矣。身獨而事衆。故勞我。日不暇給也。念彼共人。瞻瞻懷顧。欲去則畏。此謹怒悔而弗及矣。○三章。日月方奧。謂夏正三月也。愈猶益也。詒遺興起也。出宿夜臥起。宿於外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案曷云其還以下。四語蓋倒句也。言在役政事更益促急。逮其還來。既是采蕭穫菽之時。歲聿云莫矣。自詒伊憂。悔仕之辭。興言出宿。不能安寢也。○四章。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也。靖訓謀謂用心也。共與恭同。與周語夙夜恭也。之恭義同。謂敬事也。式用穀祿也。以猶與也。呂祖謙云上三章皆悔仕亂世。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此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但靖恭于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為哉。○五章。又申言之也。鄭玄云。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歐陽修非之云。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

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

諸侯。賢者為之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潛潛。憂

心且悲。喈喈。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鼓

鐘伐馨。淮有二洲。憂心且妯。馨。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淑人君子。其

德不猶。猶。若也。○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欽。欽。言使

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案鼓擊也如鼓瑟鼓琴之鼓樂器多矣必以鼓鐘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將將聲也湯湯流盛貌淑善也淑人君子指先王也嚴粲云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懷思允信也言王者功成作樂以與德比幽王用樂不與德比鼓淫樂于淮上以示諸侯與先王之典悖矣夫聞其樂而知興亡賢者知禍之必不免為之寒心憂而且傷乃思彼先王用樂之意而信不能忘也凌蒙初云此詩之刺最為微婉若非憂心一句後人必以為升歌雅樂矣一章樂以象德觀其樂之有節即知其德之不回亦思之而不忘也二章馨即考工記所云臯鼓也馨臯古通憂心且妯心由是以動也不猶謂不若幽王也三章愚謂此章蓋言王者之樂雖廣及四夷而未嘗及淫樂也其用夷樂亦止表大德廣所及耳故云不僭欽欽亦聲也其和感動使聞者樂進於善故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磬之名也笙生也東方物生之位故謂

其磬為笙磬雅周樂也對夷樂而言故為雅雅正也南南夷之樂也特舉南則西北可知矣故傳備言四夷之樂也籥吹籥而舞也言鼓鐘欽欽使人樂進堂上琴瑟堂下笙磬四縣皆和同以舞雅樂以舞南樂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焉用淫樂之為哉論詩云辟靡淮水同一鼓鐘也於論鼓鐘則庶民樂鼓鐘將將則賢者憂信乎樂在人不在器也唐太宗謂杜淹曰夫聲音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試奏之知必不悲與此同旨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露積日庾萬萬日億以為酒食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安安坐也○濟濟跄跄絜

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踴踴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

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先祖是皇神保

是饗皇大保安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

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爨饗饗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君婦莫莫為豆孔

度為賓為客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度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獻醕交錯禮

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神保是格報以介

福萬壽攸酢格來酢報也○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

賚孝孫熯敬也善其事日工賚予也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

幾如式幾期式法也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稷疾勅固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成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

成也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皇大也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樂具入奏以

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案幽王之時政煩賦重下民廢農田萊多荒饑饉民散祭祀不饗故詩人思古以作是詩所以刺今之不然也

茨蒺藜也。言我也。棘指蒺藜也。蒺藜能刺人，故以棘稱。與與翼翼，皆蕃蕪貌。享獻也。安謂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故訓為安坐，侑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皆大也。言先王之政，以農為本，乃伐除蒺藜，抽去其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為我藝黍稷也。我黍稷既蕃，我倉庾皆盈矣。夫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祀。妥侑以大景福也。郝敬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叙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窳失業。公劉古公，彊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古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咏七月，幽王政亂，乃咏楚茨。平王東遷，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一章自此以下，言先王祭祀之事也。濟濟跄跄，言與祭大夫士儀容也。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跄跄，是也。絜者在滌而芻之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祭于祊，謂博求神，祭於門內也。明猶備也。對祖稱孫，孝子孝孫事神之通稱。言其將祭也。與祭之臣，濟濟跄跄，儀容嚴整，乃絜所祀之牛羊，以往烝嘗，其享或有剝者，或有亨者，或有陳于牙者，或有齊于肉者，牢具既備，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乃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備。夫然，故先祖於是美大洋洋乎。如其上神安之，於是饗其祭祀，報之以介福。孝孫有慶矣。朱熹以神保為尸之嘉號，其說至于次章，神保是格而窮矣。祭以饋熟為正，故此章言薦熟，遂及釋祭也。為俎載牲體于俎也。孔頌言肥膷而得禮也。君婦謂后也。祭祀對祖考，故稱婦。祭祀之禮，后夫人主供，籩豆，庶人羞。庶羞，故曰衆為賓，謂釋而賓敬於尸也。為客謂薦衆賓也。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曰笑語。萬壽，即介福也。言執爨之人，儀容踏踏為俎，孔肥大矣。或燔燎報陽，或炙肉薦獻，君婦莫莫然，供豆孔衆多矣。其釋祭也，賓敬尸及賓客，獻醕交錯，禮儀盡有法度。於旅笑語，盡得時宜。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

絜所祀之牛羊，以往烝嘗，其享或有剝者，或有亨者，或有陳于牙者，或有齊于肉者，牢具既備，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乃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備。夫然，故先祖於是美大洋洋乎。如其上神安之，於是饗其祭祀，報之以介福。孝孫有慶矣。朱熹以神保為尸之嘉號，其說至于次章，神保是格而窮矣。祭以饋熟為正，故此章言薦熟，遂及釋祭也。為俎載牲體于俎也。孔頌言肥膷而得禮也。君婦謂后也。祭祀對祖考，故稱婦。祭祀之禮，后夫人主供，籩豆，庶人羞。庶羞，故曰衆為賓，謂釋而賓敬於尸也。為客謂薦衆賓也。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曰笑語。萬壽，即介福也。言執爨之人，儀容踏踏為俎，孔肥大矣。或燔燎報陽，或炙肉薦獻，君婦莫莫然，供豆孔衆多矣。其釋祭也，賓敬尸及賓客，獻醕交錯，禮儀盡有法度。於旅笑語，盡得時宜。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

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放民睦也此之謂也故神安之以
 來格報以介福也**四章**我我孝孫王祝善於為祝者必
 芬馨香也卜者前知之辭齊整也稷不怠緩也故傳訓
 為疾匡正也極者謂王者大寶也蓋王者擁福祿而立
 于兆民之上為民所準據者也極本準據之義故謂其
 位曰極永錫爾極是也又名其德亦曰極思文莫匪爾
 極是也周禮為民極洪範建其有極祭義制為之極皆
 準據之義也後世多不得其解故特詳焉時是也言考
 孫甚敬矣禮法無有過差祝以此故致神意以告主人
 但子孝孫報曰女之飲食必芬孝敬享祀神乃歆嗜女
 之飲食神之報女卜女百福其來當如有期矣多少當
 如有法矣女奉祭祀整齊勤疾誠正慎固故永錫女極
 是萬世是億世世世相繼無有限數矣皆嘏辭也**五章**
 此章言受嘏之後祭畢之事也戒告也擊鐘鼓以告諸
 在廟中之人祭禮畢也位堂下西面位也具皆也所祭
 羣廟非止一神故曰皆醉天子之尸尊之稱皇尸古者
 祭必立尸所以象神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尸宗廟之
 祭皆用同姓之嫡鼓鐘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

醉言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
 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上章稷之意也備猶徧
 也言禮儀既備鐘鼓告衆孝孫乃徂於位於是祝告利
 成於孝孫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諸宰廢諸饌君婦
 徹邊豆誠敬不敢怠緩祭事已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
 留與之燕以盡其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或曰祭
 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今鼓鐘送尸豈孝子之情也
 哉夫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
 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然後全之
 盡之也**卒章**此章言燕私之事也小大猶長幼也稽首
 謂首拜至地也惠順也時者祭義云霜露既降必有悽
 愴之心是也盡之內盡志外盡物也祭於廟而燕於寢
 燕時祭時之樂復皆入奏故曰樂具入奏蓋骨肉歡而
 君之福祿固是安然後受福祿也女之敬羞已行同姓
 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燕已醉飽長幼皆拜稽首曰
 神乃歆嗜君之飲食報君以壽且考甚順於禮甚得其
 時維其盡矣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此皆慶辭也蓋古
 之祭祀如此君子思古焉故詳言之蘇轍云凡詳言之

者皆思而不
得見之辭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昉昉墾辟貌曾孫成王

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或東或南○上天同雲雨

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小雨曰霖霖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茂盛

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是剝是蒞剝瓜為蒞也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

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也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

事孔明烝進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案劉彝云昔者洪水汎濫禹治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太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至于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故君子思古以賦是詩其意與楚茨同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孔穎達云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受命而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大平之主特異其號故稱曾孫田之謂成田也畝壟也言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

治墾辟原隰，則成王成之。畫其經界，分其地理。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以順地勢之便。王安石云：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蓋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一章此言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也。冬為上天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彭執中云：蝗產于地，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優多也。渥浹洽也。言年豐，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既霑潤，既充足，是以能生我眾穀也。夫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潤澤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二章從此以下，因農事遂言祭祀之事也。疆場翼翼，承首章我疆我理，言黍稷或或承次章生我百穀，言翼翼。本從容閑整之義。農人理田，而從容閑整，讓畔之敬可知矣。穀可收，日穡同井之中，有公田，其稼皆天子所有。

故曰：曾孫之穡，畀予也。予戶，謂酌齊獻尸，及獻熟食，是也。予賓，謂助祭之賓於祭末，行獻酬之禮，是也。言農人理疆場，翼翼有禮讓，或種黍或種稷，皆或或茂盛，成王以其穡為酒食，以予我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此章及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辭。至五六章，方言祭時事。四章中田，田中也。古者宅在都邑，廬在田中，一井之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祐福也。言農人於畔上種瓜，瓜新熟，獻于天子，乃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祭祀。鄭玄云：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五章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從者牽牲，從其後也。騂，赤色也。享，獻也。啓，告也。膋，脂膏也。祭之禮，先以鬱鬯，裸而降神，然後迎牲，乃令卿大夫執其鸞刀，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也。膋以升臭也。謂合之黍稷，實之於蕭，以燔之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

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卒章是烝是享。言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其餘解見楚茨篇。何楷云。楚茨詳于後。而畧于前。自祭禘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于前。而畧于後。自薦熟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之妙如此。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耘。除草也。耔。離本也。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我田

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

黍。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治易

也。長畝。竟畝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疾也。○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章十句

案此篇亦傷今思古。義與上篇同。言俶彼者。蓋證之之辭也。甫。大也。孫。毓云。十千。猶頌云。萬億也。所在有大田。

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焉故傳謂甫田為天下田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今者成王之時也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日南畝蕤蕤茂盛貌介大也與下章以介我稷黍之介同止息也言俾彼天下大田皆歲有十千之收取其陳粟食於農夫新者供于尊老蓋三年餘一十九年餘二自古豐年其積如此成王奉脩其業民不廢其時適彼南畝或耘草萊或墾禾根功至力盡黍稷蕤蕤然茂盛夫倉廩實而知禮節黍稷之所大農人之所安息俊士成焉故於此進我俊士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班固云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蓄德多

二章齊與粢通明猶潔也粢明明粢也曲禮云稷曰明粢犧羊純色之羊也臧善也慶福也鼓土鼓也杜子春云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御迎也孟春以琴瑟土鼓迎田祖以祈年蓋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於此時祈年于田祖言以我潔粢與犧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既善而農夫皆有福慶矣孟春乃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

求甘澍之雨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蓋言民富而後可教也

一章曾孫謂成王也止語辭田畯解見七月篇攘除嘗試旨美有多也言成王親循畎畝而勸稼穡見農夫率其婦子饋彼南畝其田畯來至見其勤農樂業而喜之乃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試土地肥美與否以隨其宜故其禾易治竟畝如一則其收穫終善而且多可知矣是以曾孫無所恚怒而農夫益以不急慢也

卒章鄭玄云稼禾也會孫之稼義與上篇曾孫之穡同茨屋蓋也其積聚高大如屋蓋故傳以為積也坻水中之高也庾露積穀也斯語辭箱車箱也言曾孫之稼其積如屋蓋其狀如車梁其露積如渚坻如高丘於是乃求千倉以處之求萬車箱以載之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也有黍稷焉有稻粱焉公田之入既如此則私田之所獲亦如之是農夫有福也然此皆王德之所致也故天報之以萬壽無疆之介福也朱熹云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夫茨梁坻京千倉萬箱豈公卿之富所有乎哉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既方既皂既堅既

好不稂不莠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也莠似苗也去其螟螣及其蝻賊無害

我田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蝻食節曰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雲行貌祁

也祁徐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

婦之利秉把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

也羊豕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案此篇亦刺幽王義與上篇同大田猶甫田也大田多稼總言之也種擇其種也戒謂脩耒耜具田器也俶始載事碩大若順也言天下豐熟大田多稼矣此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先事脩田器種既擇矣器既備矣而後乃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厥百穀其耕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一章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稂亦莠類也穉幼禾也蟲之災禾之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言禾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去其螟螣及蝻賊而無害我田之幼禾此田祖有神秉此四蟲付之盛陽使消亡也蓋昆蟲生於陰濕故制之以盛陽也言明君為政能得田祖之福也然此繇平素德脩政舉使然若以為上篇祭方社田祖之應則是操豚蹄而望歲其頌君德淺矣二章

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草曰刈穀曰穫穡禾之已刈而未束者秉川禾盈手之把也滯滯漏也鄭玄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故見此雲雨而曰雨我公田而遂及我私田乎冀恃君德而蒙其餘惠也及其穫收豐成有餘不暇盡收彼有不及獲之穡此有不及斂之穡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聽矜寡之取以為利蓋言太平之時不費之惠足以使矜寡自有所取活也夫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卒章精意以享曰禋言王親省民之斂所來之方乃致其禋祀以報成收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各用其方色此獨言騂黑略舉一方以見其餘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與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廣大貌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蒺藜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日韎韐所以代鞞也天子六軍瞻

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琫有珌韞容刀韞也琫上飾琫下飾也天子

玉璚而珽珽諸侯璚璚而璚璚大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

家邦同益詩以父脈之賦其命賞顯與其夫或同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案洛水名周禮職方氏云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鄭玄云君子至止者謂諸侯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如茨言多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蔽膝之衣合韋為之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起也瞻彼洛矣維水

決決以興天子恩德廣大也嚴粲云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於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有如茨之盛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韎韐臨戎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格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決決之水猶昔也而盛事遠矣章韎韐今刀鞘也言征伐有功則特受賞賜得長保其家室也齊章既同蓋謂以父祖之功其爵命賞賜與其先君同也郝敬云周京適于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夫以罰而惡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也湑盛貌我覲之子我心寫兮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黃盛也我

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

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世言

也○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

陰道喪戎之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案裳古文作常古文本是一字非通用也覲見也我天子自我也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心寫譽處解並見蓼蕭篇裳裳者華其葉湑兮道華葉相承而並茂也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是也我見是人我心為之輸寫君臣相得其情無間是以皆有美譽也上篇言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其心或思得言干城之寄今一觀之子而有當焉心之寫固其所也章章禮文也言君子禮文之美如華之盛也鄒忠胤云以芸黃興有章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有慶謂君寵錫之也兼祿位言章鄒忠胤云以黃白之華興四駱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禮天子之卿駕純駟之子而乘四駱言世先人之祿也卒章有謂所蘊不竭也劉向云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曹立于桴鼓之間上卒無不勇者此左之宜之右之有之也維其有此德是以能嗣先人之祿位也幽王之時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故詩人陳古以刺王不能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屏之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翰幹憲法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

也不難難也那多也○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案交交飛往來貌桑扈鳥名是鳥採桑時來故謂之桑扈一名竊脂以其色名之竊脂淺白色也樂胥猶云胥樂也楊慎云古人倒句法類如此祜福也言交交桑扈鶯然有文章以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也夫上之所為下成其俗上下有禮分則國安而君寧是受天之福而與天下皆樂者也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孫毓云。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幽王直情而恣行。不用先王禮法。故詩人盛陳古者君臣循禮文如此。所以刺今之不然也。○一章鳥將飛。則先奮其頸。文采四張。鶯然可愛也。王者能用禮義治。則上下各得其所。名分辨。紀綱正。外侮不侵。天下和平。足以為萬邦之屏蔽也。如此而後能與天下皆樂矣。○二章之屏。承上章言。翰訓。幹築。牆所立。兩木曰楨。當牆兩邊。障土者曰幹。幹是牆之主也。辟。君也。戢。訓聚。檢束之謂也。難。危懼之謂也。言王者外能為萬邦之屏蔽。內能為百事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乎。不難乎。能自檢束。而危懼是以受福多矣。傳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戢難那福之說也。○三章兇觥。罰爵也。酒者陽物。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故先王制兇觥為罰爵。以寓戒。兇善觸者也。用其角為之。欲人顧此也。觥角

上曲貌。敖。傲通。此章言能循先王之禮也。言王者與羣臣燕飲。必設兇觥。觥然對旨酒。而思和柔。上下無失禮者。彼升降酬酢之際。絕無傲慢。蓋戢難之見于飲酒者也。此無意於求福。而福來而求之。猶云富貴來逼人耳。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與也。鴛鴦。匹鳥。大平之時。交於萬物。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也。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養也。○乘馬在廐。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案畢小罔長柄者羅鳥罟也。君子謂明王也。鳥之小者未能飛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之羅之不天胎不射宿之義也。夫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取之以時今舉一物以興其餘其交於萬物有道如是則宜也。壽考受福祿也。呂祖謙云獨以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鄭玄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遐遠也。遠猶久也。列子載周宣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野禽獸委食園庭之內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梁鴛之名蓋取鴛鴦在梁不驚擾之義。詩之古義亦可以見已。明王之時其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舉馬以興於自奉養有節亦然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鳥與女蘿施于松柏鳥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

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弈弈然無

也所薄○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時善豈

伊異人兄弟具來鳥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怲憂盛滿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臧善也○有頍者弁實維在

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霰暴雪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頌弁二章章十二句

案序云諸公刺幽王諸公謂同姓之公也嚴粲云幽王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疎遠九族無繇進其忠告故因王不燕樂同姓以為辭而告以敗亡之戒也非欲王宴樂之也昔嘉皆美也君子斥幽王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實維伊何所為乎此不過日為淡宮之飲而已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是已爾酒既美矣爾般既美矣而曾不宴樂同姓竟伊異人乎皆兄弟至親匪他人矣諸公之於王如焉與女蘿依於松柏也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矣故無繇志告則憂心奔奔然若已得見王諫正之則度幾其變改意解懌也箋餘云人知焉蘿得松柏而弱者有所依不知松柏得焉蘿而強者亦有所護也一章何期言欲為何也具通作俱皆也有臧言庶幾以吾言為善其變改也卒章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先集者謂雪集聚也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消釋集聚而溥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此從宴樂上說

來以及危亡警懼也言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彼將雨雪必先下霰死無有日數矣相見能幾耶而不自知猶樂酒今夕怡然宴樂長夜之飲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也其所所以警告于王者至剴切矣郝敬云此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頌弁之謂乎此篇朱熹以為燕兄弟親戚之詩末章詞旨哀傷果可與伐木行葺例觀否耶且如彼雨雪二句當作何解此老至則將死之徵可謂牽強矣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聞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興也聞關設牽也變美也
 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

飢匪渴德音來括也。括會。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

有集維鷁。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鷁。雉也。辰。時也。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

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

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也。景大。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也。慰安。

車牽五章。章六句。

案。間厠也。關。本門牡也。橫木。持門者。車之橫軸似之。牽。軸頭鐵也。加鐵于軸端。使鐵與木相間。而不得脫。是謂間關。故傳訓為設牽也。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逝。往也。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

得賢女以配君子。乃設間關之車。牽。思變。彼季女。以往迎之。曰。思變。則非有其人。也是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饑而如饑。匪。渴而若渴。乃思賢女以德音來與我。王會也。雖無眾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幽王昏亂。正諫不聽。所信。惟婦人言。故詩人冀其改德於賢女。是亦補救無策。不得已而思此。一着耳。二章。此惡褒姒嫉妬之辭也。碩女。稱季女也。爾。碩女射厭也。言依然。平林之廣。能容飛鳥。故有集維鷁。以喻王后無妬忌之行。能容其所。類則淑女亦從焉也。蓋應上章無好友。時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王遂化之好。爾無厭也。三章。此擬設得賢女之辭也。式。飲庶幾。倒語也。雖無德與女。首章雖無好友之意。時幽王與褒姒沉湎無度。酒旨殽嘉。其見于類。弁者如彼此欲反其所為也。言雖無旨酒嘉殽。庶幾飲之食之。萬不至如褒姒所為也。雖無德與女。自宮中以至大夫羣臣。得爾賢女。忻喜之深。咏歌舞蹈。有不能自己者。蓋好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四章。此欲黜褒姒也。故以析薪託興。陟。登也。岡。山脊也。柞木。

名孔穎達云言為薪是廢葉不用之辭滑解見裳裳者
華篇鮮少也爾亦爾碩女柞之生於高岡其葉潏然興
豔妻在王后位而左爛也登彼高岡析其柞以為薪必
析其柞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以喻黜除
褒似為其蔽君之明也惟賢女難得詳我觀爾我得觀
爾則我憂心亦傾寫矣卒章仰瞻望也止語辭行道路
也駢駢解見四牡篇如琴瑟謂調和如琴瑟也歐陽修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言賢女雖難
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高山則仰大道則行四牡駢駢
調其六轡行而不息以求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
為新昏則慰我心矣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莘莘斃而後已之謂也詩志云風之有關雎所以興
治也雅之有車牽所以救亂也鳩在河洲鵲集平林其
託興同寤寐之求饑渴之思其用情同苜菜之采柞薪
之析其寫事同獨文王聖德非視天之妹不足以作配
故曰淑女曰好逑幽王失德必具圓天之力乃可悟主
故曰碩女曰來教朱熹以此篇為燕樂新婚之詩楊慎

云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新昏安得有燕耶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
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得
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

營青蠅止于棘譏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

榛所以譏人罔極構我二人為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案豈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蠅之為蟲黠白為黑黠黑
為白喻譏人變亂善惡也譏人雖善營若我不信之彼
鳥得而營之是由王之信讒耳青蠅止于樊流言止于
智者故戒之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下二章言讒言之

禍無極也。棘亦所以為藩也。四國四方之國也。構者構合兩端令彼此相嫌也。言于棘于榛蠅之營營猶有所正而讒人罔極何所底止遠則亂四國近則構二人。鍊金銷骨甚哉其不可信也。鄒忠胤云曰構我二人則此大夫似亦嘗親近于王者斯固讒人所最忌而務欲攜其交者邪。臣主之交攜而後小人得乘其間舉四國惟吾所顛倒而無不如意則交構又交亂之本哉。高伯宗辨讒論云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暴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交于友是故晁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賈禍也。屈原定令修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沈至今悲之。然猶可諉曰婞直之招謗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諉曰君寵之不篤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有剗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嬪婦之愚自見欺也。西伯之聖足自全矣。而羗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諉曰主臣之疎人易間耳。申生致胙分非疎矣。而待烹之殃奚為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擗蜂非

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威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此者當何如也。甚哉讒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辨也。嗟夫青蠅為崇一至於此。中藟之言可勝道哉。斯誠來世之永蓋矣。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秩秩然。肅敬也。

籩豆有楚。般核維旅。

楚列貌。般豆實。

也。核加邊也。旅陳也。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

逸逸往來。

也。次序。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

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齋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乘齋而舞與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壬大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大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賓之初筵温

温其茶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

遷屢舞僂僂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僂僂然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抑拆慎密也忸忸媿媿也

秩常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

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號呶號呼謹呶也僂僂舞不能自正也僂僂不

也正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

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立酒之監佐酒之史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

又多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案此詩前二章以射與祭發端蓋古人造酒原為燕饗祭祀而設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書酒誥云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云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然則

酒之為用可知已。幽王荒廢。沈湎無度。故武公作是詩。以刺之。首章二章畧陳古之燕射祭祀之禮。三章以下。摹寫今之酒人狂態可恥。此其所以刺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凡非穀而食之曰穀核。邊實也。梅桃之屬。故稱核和音。調美也。借齊一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於是特言鐘鼓既設者。為射改縣。以辟射位也。射必須樂。既設則其奏亦可知矣。所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是也。醕。酬同。舉。醕。舉所奠之酬爵也。儀禮云。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偏是也。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發。彼有的謂發矢於彼的也。祈。爾爵者。射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禮勝者飲。不勝者言先王用酒。必射而飲。祭而飲。將射也。先行燕禮。賓之初即席。左右秩秩然。肅敬邊豆。楚然。敬核維陳矣。酒既調。美賓之飲者。威儀齊一矣。其將射也。鐘鼓

既設。于是改縣也。舉。醕。爵。逸逸然。言方旅之時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侯既舉弓矢。亦張射事。將起也。射夫既比其耦。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拾發彼有的以求於爾爵。一章此言祭而飲也。先王之禮。既祭而燕。燕則又射。此章是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衍。樂也。烈祖。功烈之祖也。洽。合也。百禮。事神之眾禮也。任訓。大謂大禮。大樂也。純全也。純嘏。皆指福言。湛。樂也。其湛曰樂。為射發端也。奏。爾能謂奏中的之功。載。則仇匹。又復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故曰康爵。即飲不勝者之爵也。奏。進也。傳訓。時為中者。進。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今以飲彼不中者也。言將祭也。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乃進樂於烈祖。以備百禮。夫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故百禮既至。有禮樂之大。有孝子之人。若神之歆也。錫之全大之福。子孫皆獲湛樂。其湛。粵。樂也。於是乎又射。各奏爾能。賓則自取其匹耦。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賓主射畢。乃酌彼康爵。以進爾中者也。古者酒之為用如此而已矣。性情和于笙鼓之中。容貌嚴于百禮之間。何絲至沈湎淫液乎哉。一章此

以下。刺今之君臣上下。飲酒無度也。再提賓之初筵。以分今古之異也。止語辭僂僂舞貌。言賓之初卽席尚溫溫然恭敬。其未醉也。威儀猶反反然。至於既醉。威儀幡幡舍其本坐。而遷於他位。屢起舞僂僂然。又重言既醉悒悒者。其狂態不一而足也。遂犯貴朝廷。犯齒位。席是既醉不知其常禮也。四章。傲傲本醉舞貌。故傳訓為不能自正也。郵與尤同過也。俄傾貌。令善也。言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邊豆亦無次序。與夫邊豆有楚者反矣。屢舞。傲傲冠弁傾側。威儀廢失。而不自知其過。與飲酒孔偕者異矣。燕禮云。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隊。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齎遂出。卿大夫皆出。是既醉而出。竝受其福也。醉而不出。至其若此。是謂誅伐其德。飲酒之所以孔嘉者。以其有令儀爾。今王若此。則無復有儀矣。論語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謂不失威儀也。五章。古者人君燕飲。必立酒之監史。監卽執法也。史卽御史也。淳于髡說齊威王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其制尚存于戰國者也。臧善也。失禮為不臧。式勿從。謂以下。禁戒之也。式。用從就謂言由從也。語去聲。

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殺羊之性。牝牡有角。童殺必無之物也。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言凡此飲酒之法。或醉或否。既立之。監以察儀法。或佐之。史以書之。古之飲法如此。今也。乃使監史督不飲者。令之皆醉。彼醉者不善。不自知。反以不醉為恥。乃戒之曰。人之已醉。勿就而與之言。與之言。則愈更號呶。是使之大為慢惰也。其所不當言者。勿言。彼所不當從者。勿告。女若從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矣。蓋戒醉言不可聽也。大氏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識矣。故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矧敢又多飲乎。韓詩云。夫燕之禮。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跌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醢。此詩所謂或醉或否是已。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君子可以宴。可以醢。不可以沈。不可以酒。是故工告樂備。乃立司正。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知其能安燕而不亂。非然。未有不至於伐德者。禹戒旨酒。湯儆酣歌。易著濡首之失。禮嚴萍氏之幾。先王所以防酒禍者至矣。此詩醉人狂態。歷歷殆盡。亦足以為箴矣。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

王在在鎬豈樂飲

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莘長貌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

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

案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噏波數露其首故見有頌其首豈亦

樂也一作愷夫王政衰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羣生不得其所矣歐陽修云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蓋舉一物而萬物該矣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稱古所以刺今也孔穎達云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為始幽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章有莘其尾見魚戲于藻之內焉得其所以狀也平章鄭玄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無四方之虞故居處那然安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芼豕則薇

君子來朝

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也

又何予之玄衮及

黼。玄衮卷龍也。白。○鬻沸。檻泉言采其芹。鬻沸。泉出貌。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君子所

屈。淠淠。動也。嘒。中節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

予。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福祿申之。申。重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殿。鎮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平平。辯治也。○汎汎楊舟。紼纜維之。紼。綵也。纜。綆也。明樂只君

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揆也。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

戾矣。戾。至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案是詩亦思古以刺今之不然也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周禮錡羹牛藿是也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也諸侯不指定一人故以君子稱之雖無予之者其意尚以爲薄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皆得賜曰路車則自金路以至木路兼舉之矣四馬爲乘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九章之第一章也曰玄衮及黼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兼舉之矣黼作斧形刺之於裳取割斷焉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故傳云白與黑謂之黼言采菽采菽筐筥以盛之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於時雖無可予之尚有路車乘馬車馬之外又何予之衮龍玄衣及黼裳也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古昔明王敬待諸侯如此幽王以烽火侮戲諸侯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此故序云見微而思古焉是詩傳以爲興謂四章卒章也特於章首言之耳一章言我也芹所以充豆實也周禮芹菹兔醢是也旂車上所建也鸞解見蓼蕭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

屈至也。言就感沸檻泉。我采其芹。亦所以待君子也。君子來朝。我觀其旂。旂影泝泝。鸞聲嘒嘒。則駟則駟。君子所至。車乘之威儀如此。蓋形容來朝之威儀。車服之盛也。**三章**芾。太古蔽膝之象。太古田獵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膝。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脛本曰股。邪。經於足。謂之邪幅。如後世行膝。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交謂上交于天子也。天子所予。即首章錫予車服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故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謂命爵祿也。言諸侯入朝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見于天子也。恭敬齊慙。不敢紆緩也。天子乃命車服。又申之以福祿。稱樂只君子。不一而足者。或命爵祿。或賜車服。非指定一人也。鄒忠胤云。孔子曰。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繇臣自為敬。則彼交匪紆。一語盡之矣。**四章**率循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然者。繇其根本之堅固也。根本以喻天子。枝葉以喻諸侯也。而枝以衛根。株葉以庇其幹。猶天子寵賜諸侯。反能殿天子之邦也。故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萬福攸同。君臣並受其福也。平平然。上下左右。亦是率從。道上下不相亂也。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循。**卒章**汎汎。浮貌。楊舟。楊木之舟也。汎汎。楊舟。緝。繩維之。喻明王以爵命。維持諸侯也。天子揆其功德。以命賜之。又厚之以福祿。優哉游哉。道威儀從容和緩也。夫存乎內者。形乎外。其德亦是至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兄弟昏姻。無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止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

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而孩童

慢如食宜餽如酌孔取餽飽毋敢猥升木如塗塗附附屬塗泥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微美雨雪濼濼見見日濼濼見見日猶濼濼

消消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見日流猶濼濼

角弓八章章四句

案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兄弟同姓之通稱胥相也言雖駢駢角弓不善繼繁巧用則翩然反矣以喻宗族骨肉不善恩待則憤然怨恨也故告之曰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此本言兄弟而兼及昏姻若曰昏姻且不可相

遠况兄弟乎杜鄴云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二章此承上章言爾爾幽王遠謂不親九族也民胥然矣猶言民亦相與如此也上所施下所效曰教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為也三章令善也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或有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四章良善也一方猶言一隅也謂各有所執而不肯相下也言民之無良者但相怨一方耳彼兄弟之無良相怨相讓以取爵祿而不相讓怨之所歸禍必及之貪爭不已至于已身也明王教以禮讓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上况爾之放矣如此則下必有甚者焉五章鄭玄以孔取為度其所勝多少然與宜餽並言則非度量之義愚謂孔器中空虛受物之處滿而後止是孔取之謂也蓋喻快意行事而不少抑擗也言人之老矣而慢待之如孩童父兄反聽於子弟是老馬反為駒也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惟如食宜餽如酌孔取自恣曾無所顧也幽王不親骨肉下之

昏傲有如此者。六章。猥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附猶言附塗也。蓋倒語也。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即德風德草之意。猷道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幽王疎薄親族。倡不善於上。是放。猥升木也。如泥上著泥。益愈甚矣。苟君子有美道。則小人昏傲亦皆連屬而相親矣。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之謂也。七章。漣漣盛貌。遺棄。數也。言讒邪雖盛。遇明者則自止。如雨雪漣漣。見日氣則日消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遺棄。反使以居位。數驕何以化下民哉。卒章。髦西夷別名。故傳云夷髦也。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如夷狄也。幽王卒死。犬戎之難。詩人之憂其意深矣。歌謠為讖。自古而然。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苑茂木也。上帝甚蹈無自蹠焉。蹈動。蹠近也。

俛予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也。有苑者柳不尚愒焉。愒息也。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病也。俛予靖之後予邁焉。邁也。有鳥高

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危也。

苑柳二章。章六句。

案不尚尚也。尚度幾也。上帝天也。不敢斥王。故以上帝言之。此蓋非尊而稱也。亦以見其暴虐焉。俛予代當時賢者言。予極予於諸侯。言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度幾就之。止息乎。以興人誰不欲朝事王者也。而王心無恒。甚變動。故畏而無自近耳。若俛予治之後。諸侯至焉。言朝王也。夫君不君。則臣不臣。此寧復有人臣禮哉。雖然。以先王盛時。其所以懷諸侯者。春朝而圖事。秋覲以比功。夏宗以陳謨。冬遇以協慮。時會以發禁。

殷同以施政。時聘以結好。殷頰以除慝。間問以諭志。歸
賑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禱以補裁。其人王則使逆勞
于畿。及郊勞。賦館將幣。又有牢禮。餼獻飲食之數。是恩
常過于威。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太用。究至失威。
乾上九所以致戒于九龍也。章無自瘵焉。言自遠而
無至病也。卒章傳臻皆至也。彼人謂幽王也。亦不敢斥
也。居猶徒然也。言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王心無恒。於
何所至乎。言人不知其所屈也。何不俛予靖之。居然自
爲凶危之行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
所以禦雨也。緇

撮緇布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

琇美石也。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尹正也。

我

不見兮。我心死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如蠶。

厲帶之垂者。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

匪伊卷之。髮則有旃。

旃揚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案城郭之域曰都。都人士。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黃
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言古明王時。都人士衣狐裘。
黃黃。其容貌既既有常。言語又有文章。不惟衣服容貌言
語也。其行要歸於忠信。故下民咸瞻望而法。傲之。此時
在位奢淫巧僞尤甚。下民亦傲之。故舉古以刺之。表記
云。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

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孝經稱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亦在法言法行。先此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為服之衷。而繼以容不改。言有章行歸於周也。**一章**臺草名。以臺皮為笠。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大事。焉孔穎達云。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一矣。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故曰緇撮。君子。女。貴家之女。所以別民女也。蓋婦人之有爵者。即命婦。是已。緇密也。密直如髮。謂髮細密。而條直。一仍其髮之本然。不用髥為高髻也。言彼都人士。以臺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仍其自然。不事修飾也。時皆奢淫。我不復見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鄒忠胤云。狐裘臺笠。有似郊特牲所謂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然玉藻云。君子狐蒼裘。豹袖。玄綃衣。以裼之。即燕居之服。亦固宜然已。**二章**玄耳瑱也。惟冕服有之。鄭玄云。死猶屈也。積也。言彼都人士。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彼君子。女。人咸謂之正而吉也。我今不見士女。如是。我心為之死結矣。**四章**孔穎達云。厲垂帶之貌。故傳

以為帶之垂者。蠶螿蟲也。尾未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邁行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然。道服飾有常也。彼君子。女。卷髮如蠶道。容儀有法也。我今不可得見。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卒章**盱望也。此承上章言。言匪伊故。垂之也。帶由其有餘。而垂之。匪伊故。卷之也。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蓋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我今不得見。使我如何。其懸望乎。望之甚也。鄒忠胤云。是詩備述士之裘冠。填帶。而於女第兩詠其髮。豈古者婦女出。則擁蔽其面。所可見者。惟髮邪。然曰。謂之尹吉。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亦可知已。垂之卷之。皆質任自然。所繇殆與膏首。袷服。治容。誨淫者。異乎。荀子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文章匿。而采治世。反是。詩人懷古之淡情。殆如此。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興也。自旦及食時。予髮曲局薄言歸。

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終朝采藍不盈一擔衣蔽前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

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采綠四章章四句

案幽王政亂行役者過時不歸此其所以怨曠也綠王芻也髮曲局猶言首如飛蓬也沐濯髮也夫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剗心思念夫不專於事也久廢容飾予髮曲局姑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蓋憂深而不安于事之狀可以見焉此詩因采綠以見其憂思之深故以為興郝敬云夫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街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云爾章藍涂草也孔穎達云婦人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六日不至尚以為恨况

今久不歸乎舉近以喻遠也三章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言我也韞其弓謂射訖弛弓納于韞中也理絲曰綸朱熹云言君子若歸而往狩耶我則為之韞其弓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蓋見夫久不還而預擬倘使歸來不相離婦女情態摹寫殆盡亦以見怨曠之甚焉陸璣云魴魚之美者鱣魚之不美者今舉一美一不美則可以槩眾魚矣言於其釣而有獲我往觀之相親相暱其情如何哉憂中忽點綴夫婦不相離而觀魚之樂蓋以自慰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芄芄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謝邑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安。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案召伯宣王之卿士。召穆公是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喻天下之民。育養於宣王之恩澤也。時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伯往營城邑。將徒役。悠悠南行。召伯則能慰其勞苦。拊循以勸勉之。鄭玄云。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卿士。廢此恩澤。事業也。○
召伯之語呼而喻之。所謂勞之也。集成也。言召伯呼負任者。輓輦者。將車者。牽牛者。而云。侯我南行之功。既成。蓋云。歸哉。此示以歸期。安其心也。孔穎達云。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言之。鄭玄以為牽傍是也。○

步行曰徒。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左傳云。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故有師也。孔穎達云。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中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義亦與上章同。○
嚴正之貌。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征。行也。言召伯治謝功。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以成其功也。○
原隰。就土田言。治土。高下各得其宜。故曰平。泉流。以溝洫言。水壅則流濁。為溝為遂。而無壅塞之患。故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則國定矣。夫謝為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于此。則足以鎮撫南國。案崧高云。維甫維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矣。此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鄒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蓋黍苗即非作於行役。七度亦代為行役。士度言若崧高鋪叙。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由別與。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既見君子其樂

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幽黑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案下濕曰隰言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大其葉又難然茂盛可以庇廕人喻君子野處而有覆養之德也我若得見此君子則其樂如何哉鄭玄云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言隰而不言原蓋陰刺之也一章葉有沃則可以養蠶亦有以利入也二章葉老大則漸幽黑也德音孔膠謂君子之

德音膠結于我心而不可解也卒章遐之言胡也謂言也言心誠愛君子何不言矣然國無道則言遜故中心藏之而未敢言何日忘之思之無日而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

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白茅菅也之子之遠俛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也之子不猶步也行猶可也○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漉流貌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印我烘燎也熤熤也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印我烘燎也熤也熤也

入者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

見於念子懞懞視我邁邁邁邁不說也○有鷖在梁有鶴在林

鷖秃鷖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

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扁乘石貌之子之

遠俾我疢兮疢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案未溫在野曰野菅溫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之子
斥褒姒也我我於申后言白華以為菅白華以束之
賤承貴興尊卑各異所施也菅以喻申后茅以喻褒姒
今王亂貴賤之分廢后立妾蓋推本其由出於褒姒所
為也故曰之子棄遠我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幽王
已廢申后褒姒譖太子宜咎宜咎奔申王欲求而殺之

是俛獨也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
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所生在于之子矣何
得以之子為幽王也○章步訓行天行猶言時運也艱
難謂將亂也言英英白雲露於彼菅茅天地之氣無微
不著無不覆養以興嫡妾當皆被王恩而各得其所也
今時運艱難天生褒姒以使為此不可之事蓋不歸咎
於之子而歸諸天命不悲己失意而慮國祚之將廢其
詞怨而不懟是可以怨者與○章碩人尊大之稱斥幽
王也嚴粲云滹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
幽王之澤有所偏也但嘯歌傷懷而念彼碩人而已以
見安于命焉○章采薪曰樵桑薪薪之善者也宜炊爨
以養入我反以燎於灶竈物失其所也以喻嫡后之尊
而反見卑賤也王之所為如此實使我思之極至于勞
但自傷其所遭之不幸而已○章懞懞愁不申也子亦
斥褒姒也我我于申后言褒姒為不猶于深宮人所不
聞見也而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如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下國化之使天下敗亂申后深知其情故念子懞懞
然幽王已聽從於褒姒故王之視我邁邁然○章陸佃

云鷺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善與人
鬪梁魚梁也蘇轍云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鷺之與鶴貪
潔則異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
王進廢媼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鷺而棄鶴也七章鷺鷥
雌雄相好之鳥也戢斂也斂左翼謂右掩左也二章其
德謂變移其心志也言鷺鷥在梁不失其匹耦由之子
之無良使王變移其心志曾鷺鷥之不如也卒章石乘
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喻妄止當
在下位而佐入也之子之棄遠我使我困病也鄒忠胤
云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者為龍駭之妖
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史遷謂妃匹之
際或雖合而不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是故京室將降任姒幸逢其盛宗
周將滅申后不幸遇其艱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
餘恫焉嗟夫周失申后而殞於戎衛失莊姜而燬於狄
聖人錄白華及綠衣終風諸篇以著甌敗之原非直為
怨婦寫侘
條而已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縣蠻黃鳥止於丘阿興也縣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道之云遠
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
蠻黃鳥止於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飲之食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二章章八句

案止止託也後車副車也鄭玄云古者卿大夫出行士
為末介序所云微臣是已幽王之時國亂禮廢微臣從

行大臣而不見恤也。言絲蠻黃鳥知止於丘阿。喻小臣微賤。託息於仁人也。傳云止於仁。謂仁人也。道之云遠。我勞甚矣。如何者。冀恕之也。飲食以慰藉之。先事教之。臨事誨之。命後車以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今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故述盛時之禮。義以刺今之不然也。一章丘隅。丘角也。趨疾行也。豈敢憚行。但畏不能疾行。言罷勞也。卒章丘側。丘旁也。極至也。畏不能至其所義與上章同。鄒忠胤云。大學引中章首二句。謂鳥知其所止。此特斷章取義。乃賦詩者意。正自不然。夫鳥則擇木。寧集於無集。枯丘阿。丘隅。丘側。以為岑則可安。况其為鬱若通。篇皆託為鳥言。益又舛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瓠葉貌。度人之菜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火。日燔。獻。奏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炆。火。日炙。酢。報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醕。道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案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菹也。菹。酢菜也。君子稱主人言我也。我于主人。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以為飲酒之菹也。君子有酒酌。我使賓嘗之。言古之人。庶人尚不以微薄廢禮。瓠。菹。兔。羞。與賓客享之。以刺今幽王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一章斯首。此也。有兔斯首。一兔也。數兔以首。猶數魚以尾也。鄭玄云。炮之燔之者。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二章鄭玄云。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謂之報也。卒章欲醕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醕之初也。故傳以為道飲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漸漸。山石高峻。武人東

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也。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猪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躡也。月離。陰星。則雨。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二章章六句

案武人。謂將率也。皇。遑古字。通言遠征戎狄。成役不息。路途所歷。漸漸高石。人傷足。馬割蹄。山川長遠。程途無窮。其勞苦亦甚矣。武人東征。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一章。維其竟矣。言既徧歷也。曷。何也。何其盡矣。言何時其盡也。不皇出矣。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卒。豕。星名。滂沱。大雨貌。言豕涉於水。月離于畢。而雨滂沱矣。征役在險阻。惟雨是憂。何遑及於他事哉。歐陽修云。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蓋雖治世。固未嘗無征伐也。然治世則行者未嘗自言。而上之人蚤已序其情。而閔之。亂世則上之人未嘗念之。而行者自言其勞。而不置。是故周公東征。東山歌之。幽王東征。漸石怨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時其盡也。不皇出矣。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卒豕。性負塗曳泥。今涉水波。故其蹄白矣。烝。進。離。歷也。畢。星名。滂沱。大雨貌。言豕涉於水。月離于畢。而雨滂沱矣。征役在險阻。惟雨是憂。何遑及於他事哉。歐陽修云。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蓋雖治世。固未嘗無征伐也。然治世則行者未嘗自言。而上之人蚤已序其情。而閔之。亂世則上之人未嘗念之。而行者自言其勞。而不置。是故周公東征。東山歌之。幽王東征。漸石怨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

之故作是詩也。興也。茗。陵。召。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

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

三星在留。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案芸黃貌苕之華芸其黃矣。喻周室之將亡也。君子閱周之將亡傷己之逢之故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朱熹謂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鄒忠胤駁之云然則案華亦曰芸其黃矣。林杜亦曰其葉青青凡物有榮必有瘁何獨苕華為不久榮乎。言華將落此言華已凋落稍見其葉青青也。知我之所遭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深傷逢今世也。夫人情莫不貪生然方是時戎夷入寇人趨車馳兵火所逮屋宇變為煨燼鋒鏑縱橫街巷化為戰場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沈又因之以饑饉世道之屯期生民之否運於

是極矣。人之生趣亦絕矣。此詩人所以興無生之感也。

卒章北羊首小牝羊首大三星心星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暫見心星之光言牂羊而責其大首終

無是道以喻周至此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其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豈其久乎夫治世則豐食亂世則乏食今治日少而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少可以飽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

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凡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案草凋衰則黃。言軍旅自春草始生而出。何草而不黃乎。至歲晚也。何日而不行乎。用兵不息也。何人而不所將。經營四方乎。萬民無不從役也。**一**章鄭玄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赤。於此時也。無妻曰矜。矜。鰥古通用。韓詩作鰥。征夫從役者也。我征夫猶云我輩征夫也。言何草而不玄。又至明年之春也。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何人不鰥。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夫東山出車。諸篇序情憫勞。皆以室家為言。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之政。以民待民。幽王待民。視之如禽獸。故曰獨為匪民。**二**章率循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循曠野。與兕虎無異乎。哀我征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閒暇。**卒**章幽隱也。幽草謂草中也。周道周之道。路也。孔穎達云。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循彼幽草。今征夫非禽獸。何為使輓棧車。行彼周道。常在外野。幽草。千輔。

廣云。言言國家之哀微。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此篇言征役之勞苦。上之視之如禽獸。人事極矣。嗟。至。此。無。可。為。矣。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一。章三百二句。

毛傳補義卷八終

